

《天黑請回家》：眾人的真相



——臉嬰兒肥的小蘿莉應該做些什么？

——向父母撒嬌，穿着公主裙抱着洋娃娃，與同齡小公主們一起玩過家家。

這個問答看起來再合理不過。但有的孩子天生驚艷，野蠻成長，9歲的希爾蒂終年斜挎一個磨舊的牛皮筆記本，背一個裝着相機、錄音筆的大書包，戴粉色頭盔換騎着座駕——滑板車或兒童自行車，穿梭在警局和罪案現場之間。乍一看的確是讓人啼笑皆非的人設，但這偏就是今年四月初首播的蘋果原創高分劇集《天黑請回家》中的頭號女主。該劇故事靈感來源于賓夕法尼亞州 Orange Street News 報紙（同名網站）創始人、12歲獲得曾格青少年新聞自由獎的兒童記者 Hilde Kate Lysiak 調查凶案的一篇報道，劇中希爾蒂的名字也是從此而來。

童話鎮的往事迷案

全劇故事發生在被當地人看作是人類最安全最宜居的小鎮伊利港，希爾蒂在父親馬特失業後，隨全家一起從紐約搬到這個父親長大的地方。從小深受記者父親的耳濡目染，希爾蒂對於了解事實真相有着一種近乎偏執的追求。初到伊利港不久，一個神秘女鄰居佩妮的意外死亡引起了希爾蒂的注意，憑着幼年在紐約長期跟隨父親出入罪案現場進行調查的所見和年少無畏的勇氣，在父母和當地黑人女警的幫助下，最終揭開了31年前的某天夜晚，小鎮男童失踪案背后的真相……而這也是父親馬特當年離開家鄉遠赴紐約的真正原因。“天黑請回家”，這個眾人心照不宣的小鎮法則也有了出處。

比起諸多連載的燒腦美劇，被貼上懸疑類型標籤的《天》劇在罪案方面的各種情節和邏輯處理上，很難扛起優秀懸疑劇的大旗，個別細節甚至不堪推敲。值得慶幸的是：全劇盡管以希爾蒂追查凶案作為故事主線，但卻并未將全部篇幅和筆墨聚焦在推理本身，很多推進敘事發展的線索也明顯可辨——這一方面與兒童福爾摩斯的身份相匹配，也極大降低了過于沉溺推理而需要人為增加不必要暗線的創作難度。

眾人的真相

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在其社會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明確指出：“群體中個人的個性因為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即使在沒有任何外力強制的情况下，他也會情願讓群體的

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劇中的伊利港鎮是一個典型的熟人封閉社會，31年前男童失踪案發時，正好趕上鎮上的警長競選。為了贏得選舉，警察布里格斯濫用職權，制造偽證，將無辜的當地印第安青年山姆押入獄，以神速破案的壯舉，當上了小鎮執法機構的最高領導者。盡管案件疑點重重，且事後逐漸有新的證據出現，但是伊利港人堅信警長不會錯，堅信在這個鎮上唯一有可能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人只能是那個大家以往都不喜歡的有色人種。希爾蒂的父親和爺爺明明知道真相，依然選擇了沉默或者逃離。因為他們不能承受自己成為伊利港鎮上唯一的意見不合者，他們選擇追隨大多數伊利港人的所信——囚犯落網，小鎮重復往日寧靜。

當希爾蒂作為一個從紐約到此地的外來者，在網上公然對小鎮人確信的山姆有罪提出顛覆性的異議時，她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攻擊。她和家人被共同視為失敗的謠言傳播者，更有聲音呼吁將他們趕出伊利港鎮。希爾蒂對真相的追尋侵犯了伊利港人捍衛“真相是唯一的，這裡只允許有一種聲音”的權利。當鎮長，同時也是失踪男孩的父親，不堪輿論重壓和重溫喪子之痛，以小鎮最高權力代表的身份，命令希爾蒂刪除她在網上的調查報道時，希爾蒂用稚嫩的童聲擲地有聲地說道：“這不是什麼大事，只是關于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新聞自由，也許還關于這個國家的未來和興衰榮辱”。眾所周知，希爾蒂的這段回復來自大名鼎鼎的“水門事件”，而劇中也多次在不同情境中出現了這段話。比起是否能將真凶捉拿歸案，希爾蒂敢于突破設限、篤信真相高于一切的自由精神，是本劇的最大價值所在。

成人世界的偏見

在所有成人，甚至自己父母和姐姐眼中，希爾蒂一直都在做着與年齡極不相符的事情。她對生活日常的思考和她作為孩子的身份無關，她的深度洞察力總是讓成年人不得不在她面前卸下偽裝——搬家至此不是因為這裡宜居，只是因為父親失業，負擔不起紐約的房租；父親長久不能再拾筆寫作不是因為喪失興趣，而是因為父親作為當年失踪男童的發小始終有放不下的心結；鎮長拒絕重審兒子的失踪案并不是因為自己調查有誤，而是自私地不想老來又一遍傷心……諸如此類，希爾蒂從來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成人世界遮蓋真實內心活動的面具一一撕下，以至于最能理解她的父親，也會因頻頻受挫後對她大喊：“我請求你做幾天普通孩子的模樣！”

孩子的模樣，在成人世界里是有樣板的，這個

樣板來自于曾經年幼的自己，來自于別人家的孩子，來自于他們的經驗主義——孩子的一切所想所為都應在成人可以駕馭和掌控的安全區域內。希爾蒂的第一篇罪案報道發出後，她的社交網站下留言如是：“寫得真爛，滾回去吧”“也許你還太小，不知道什麼是危言聳聽”“可愛的小女孩才不該當記者，玩過家家就好”“這就是為什麼女孩不應該接受教育”“誰允許小孩上網的”“你只是個愚蠢的小女孩，應該閉嘴”……埋頭痛哭的第二天，希爾蒂爬上學校餐廳的桌子，進行了自己的公開宣言，她引述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話：“最好的保密方法是假裝沒有秘密。”並申明了自己的信仰：如果真相都不重要了，那一切就都不重要了！

不論是劇中的希爾蒂，還是現實生活中的希爾蒂，在面對上述非議的時候都讓人覺得心疼不已。當自由戰士的重任落到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童身上，這究竟是人類追求真相自由道路上的進步還是殘忍？“爸爸總對我說，知道真相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但因為我是個孩子，人們總是對我說謊，所以我得學會觀察事物，自己去了解事物的本質。”

真相和家庭關係

同多數美劇一樣，《天》劇在希爾蒂揭露罪案這一主線之余，也不惜筆墨構建了多種家庭關係，展示了家庭成員在世俗生活中，對待真相的態度和復雜多面的人性。尤其以希爾蒂為核心人物，在其周圍確立的父子關係（父親馬特和爺爺）、夫妻關係（父親馬特和母親布麗吉特）、手足關係（她和姐姐伊茲）、父女關係（她和父親馬特），都隨着男童失踪案真相的一點點揭開逐漸深入和成長，使得上述人物的性格在此過程中不斷完善。尤其是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馬特，從逃避真相到主動去協助希爾蒂探索真相，從一個少時逃避責任和噩夢、膽小怕事的年輕人，漸漸成長為一個可以向妻子坦言童年陰影、直面兩性隔閡、為保護女兒理想而戰的成年男性。

“天黑請回家”是伊利港人在受到安全威脅時發自本能的自護反應，然而當危險再度到來時，真正能為伊利港重塑安全感的人是那個掛着自制胸牌、寫着“我是魔法時分《編年史》記者”的希爾蒂，而這也恰恰重申了本劇的要義：沒有一種危險比不知道真相更可怕。（來源：北京日報）

